

王安忆◎著

一本书读懂王安忆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王蒙·总序
苏标石丛书

对文学，我看得很神圣，有了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心境，别的什么都可以解决了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王安忆自选集

完整收录《小鲍庄》《小城之恋》《叔叔的故事》《我爱比尔》等，展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质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王安忆 (WANG ANYI) 自选集

1949年，王安忆出生在上海，是著名作家王安石的长女。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曾任《收获》杂志编辑、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。她的作品包括《长恨歌》、《天香》、《弟兄》、《启蒙年代》、《遍地枭雄》等。她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。

王安忆 (WANG ANYI) 自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321-5300-0

王安忆自选集

王安忆自选集

王安忆◎著

长篇小说
短篇小说
散文
评论

长篇小说
短篇小说
散文
评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ISBN 7-5321-5300-0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安忆自选集 / 王安忆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6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2676-9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5142 号

王安忆自选集

出品人 杨政
著者 王安忆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欧阳秀娟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33
字 数 506千
定 价 5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676-9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百倍更多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藪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，不喜欢顺手可触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而晒一晒，静一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震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难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轻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。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。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目 录

中篇小说 1

- 小鲍庄 / 3
- 小城之恋 / 81
- 叔叔的故事 / 139
- 我爱比尔 / 201
- “文革”轶事 / 273
- 隐居的时代 / 334

短篇小说 371

- 招工 / 373
- 酒徒 / 386
- 天仙配 / 405
- 黑弄堂 / 419

散 文 435

- 剑桥的星空 / 437
- 华丽家族 / 463

附 录

- 王安忆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/ 517

中篇小说

小鲍庄

引子

七天七夜的雨，天都下黑了。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，一时间，天地又白了。

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，眼见得山那边，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，拔腿便跑。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，一脚下去，直陷到腿肚子，跑不赢了。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，一堵墙似的，墙头溅着水花。

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，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，玩意儿似的。

孩子不哭了，娘儿们不叫了，鸡不飞，狗不跳，天不黑，地不白，全没声了。

天没了，地没了。鸦雀无声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，像是一眨眼那么短，又像是一世纪那么长，一根树浮出来，划开了天和地。树横漂在水面上，盘着一条长虫。

还是引子

小鲍庄人的祖上是做官的，龙廷派他治水。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，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，筑起了一道鲍家坝，围住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，倒是安乐了一阵。不料，有一年，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，大水淹过坝顶，直泻下来，浇了满满一洼水。那坝子修得太坚牢，水连个去处也没有，

成了个大湖。

直过了三年，湖底才干。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。念他往日的辛勤，龙廷开恩免了死罪。他自觉对不住百姓，痛悔不已，扪心自问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做法，一无奈何。他便带了妻子儿女，到了鲍家坝下最佳的地点安家落户，以此赎罪。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，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。

这里地洼，苇子倒长得旺。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弄不好，就飞出蝗虫，飞得天黑日暗。最惧怕的还是水，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。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，眼见那坝高而且稳当，心理上也有依傍。天长日久，那坝宽大了许多，后人便叫作鲍山，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，人们则叫作湖。因此别处都说“下地做活”，此地却说“下湖做活”。山不高，可是地洼，山把地围得紧。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。

这已是传说了，后人当作古来听，再当作古讲与后后人，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下来，并且生出好些枝节。比如：这位祖先是禹的后代，于是，一整个鲍家都成了禹的后人。又比如：这位祖先虽是禹的后代，却不得禹之精神——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，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；妻生子，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进门。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，生了三子一女。由于心不虔诚，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。自然，这就是野史了，不足为信，听听而已。

一

鲍彦山家里的，在床上哼唧，要生了。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。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，夹了一杆锄子，不慌不忙地朝家走。不碍事，这是第七胎了，好比老母鸡下个蛋，不碍事，他心想。早生三个月便好了，这一季口粮全有了，他又想。不过这是做不得主的事，再说是差三个月，又不是三天，三个钟点，没处懊恼的。他想开了。

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。还没落地，哼得也不紧。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，也蹲下了。

“小麦出得还好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，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，嚷了一声：“是个小子！”

“小子好。”鲍二爷说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你不进来瞅瞅？”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。

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，站起身进屋了。一会儿，又出来了。

“咋样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起个啥名？”

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：“大号叫个鲍仁平，小名就叫个捞渣。”

“捞渣？！”

“捞渣。这是最末了的了，本来没提防有他哩。”鲍彦山惭愧似的笑了一声。

“叫是叫得响，捞渣！”鲍二爷点头道。

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，冲着鲍彦山说：“我大哥，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坐月子。”说完不等回答，风风火火地走了，又风风火火地来了，手里端着一溜小麦面，进了屋。

“家里没小麦面了？”鲍二爷问。

鲍彦山嘿嘿一笑：“没事，这娘儿们吃草都能变妈妈。”此地，把奶叫作了妈妈。

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：“社会子死了！”

东头一座小草屋里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，挤了一屋老娘儿们，吸吸溜溜地抹眼泪甩鼻子。

“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咋老不死啊！你咋老活着，活个没完，活个没头。你个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！”鲍五爷咒着自个儿。

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，一张脸蜡黄。上年就得了干癆，一个劲儿地吐血，硬是把血呕干死的。

“早起喝了一碗稀饭，还叫我：‘爷爷，扶我起来坐坐。’没提防，就死了

哩！”鲍五爷跺着脚。

老娘儿们抽嗒着。

队长挤了进来，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：

“你老别忒难受了，你老成不了绝户，这庄上，和社会子一辈的，‘仁’字辈的，都是你的孙儿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周围的人无不点头。

“小鲍庄谁家锅里有，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。”

“我这不成吃百家饭的了吗！”鲍五爷又伤心。

“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，敬重老人，这可不是天理常伦嘛！”

鲍五爷的哭声低了。

“现在是社会主义，新社会了。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，咱庄上，你老见过哪个老的，没人养饿死冻死的！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

鲍五爷抑住啼哭：“我是说，我的命咋这么狠，老娘儿们、儿子、孙子，全叫我撵走了……”

“你老别这么说，生死不由人。”队长规劝道。鲍五爷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

二

鲍山那边，有个小冯庄。庄上有个大闺女，叫小慧子。一九六〇年，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，一去去了二三年。回来时，她大没了，却多了个两岁的小小子，说是路边上拾来的。她就叫他拾来，他就叫她大姑。于是，渐渐的，一庄子人都改口叫大姑了。大姑一辈子没嫁人，守着拾来过。大姑疼拾来，疼亲儿似的。拾来吃稠的，大姑喝稀的；拾来穿新的，大姑穿补的。只见大姑对拾来翻过一次脸，倒也不是为什么大事。拾来不知从哪翻出个货郎鼓，坐在门口摇着耍，大姑劈手夺过去，给了他一耳巴子。多少好东西叫拾来糟

蹊了，大姑也不心疼，也不知这货郎鼓是金打的，还是银打的。倒是有些蹊跷。还有一桩蹊跷事。有一天，几个媳妇姊妹坐在一堆晒太阳纳鞋底，拾来走过来，一头钻进大姑怀里，伸手就掀她的褂子前襟。大姑脸变了，推开拾来，站起身拾了板凳就朝家走，留下拾来呆站着。媳妇们逗拾来：

“想吃妈妈？找你娘去，这是你姑啊！”

拾来扁扁嘴，要哭又没哭。

渐渐的，庄上传出一个怪话，说的什么怪话，从不叫大姑听见，倒是常常有人去问拾来：

“拾来，你大姑那货郎鼓找来让我耍耍可管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的妈妈你吃过吗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……”

拾来虽小，却晓得问的不是好话，倒不回去向大姑学嘴，只是一味地沉默。问的人便越发觉着蹊跷，越发地要问。

拾来阴沉沉地看着他，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。于是，人们更加觉着这一大一小共同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。而拾来则变得孤寂起来，尽力躲着人，和一切人疏远着，只与他大姑接近。

就这样，大姑带着拾来过。到如今，大姑老了，没人上门提亲了；拾来大了，长得又高又大，堂堂一条汉子，干活拿九分五的工了。住的还是大姑她大盖的那间小屋，快趴到地底下去了，拾来要弯下腰才能进门。屋里黑洞洞的，一眼两块砖大的窗，冬天塞团草，夏天把草投了。灶底下是张案板，案板边上是一张床，床板上领凉席，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。拾来大了，一头睡不下了，大姑缝了个布口袋，塞进麦穰，又做了个枕头。一人一头睡。大姑抱着拾来的脚丫子睡，拾来的脚丫子一直伸到大姑暖暖的怀里，心里才觉着踏实，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。

初春的夜里，拾来觉着有点燥热，忽然睡不着了。一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，暖暖的，软软的。他轻轻地动了一下脚指头，脚指头触到了一个更加柔软的地方，他头皮麻了一下，不敢再动了。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风吹进窗洞，窗洞里的草“啦啦啦”轻响了一下。他试探着又动了一下脚，想离那柔软远一些，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中陷得更深了。拾来这才发现，他的脚是在

一个温暖的峡谷里。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。他感觉到那峡谷最底层，最深处，有一颗心在跳动。风吹进窗洞，轻轻地响了一声。

第二天早起，拾来眼皮子耷拉着喝稀饭，不吭一声。大姑问他：

“怎么啦？哪儿不好过？”

他不说话。

大姑去摸他的脑门。

他一扭头，让开了。

中午，大姑烧开了锅，才见他扛了个凉床架子回来了。问他从哪扛来的，他不吱声，闷着头，扯绳子网床。

夜里，他自个儿睡在凉床上，枕着枕头，裹着一床破棉絮，缩成了一团，直到下半夜才慢慢伸展开来。他梦见自己的一双脚又搁进了温和的峡谷里，岂不知大姑把棉被给他盖上，自己和衣蜷了一宿。

三

鲍仁文缠定了老革命鲍彦荣，要了解他的生平，以著成一部长篇小说。题目已经起定，就叫作《鲍山儿女英雄传》。老革命这一生尽管有过几日峥嵘岁月，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，可谓是九死一生，眼下每月还从民政局领取几元津贴，可他极不善于总结自己，也一无自我荣耀的欲望。他最关心的是一家六七张口，如何填得满。见了鲍仁文成天拿了个本本问那早已作了古的事，而且问了一遍又一遍，心下早已烦了，想起身而去，又经不住鲍仁文烟卷的笼络。十分的折磨。

“我大爷，打孟良崮时，你们班长牺牲了，你老自觉代替班长，领着战士冲锋。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问道。

“屁也没想。”鲍彦荣回答道。

“你老再回忆回忆，当时究竟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掩饰住失望的表情，问道。

鲍彦荣深深地吸着烟卷：“没得工夫想。脑袋都叫打昏了，没什么想头。”

“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，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？”鲍仁文换了一种方

式问。

“动机？”鲍彦荣听不明白了。

“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为什么，才这样勇敢！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，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……”鲍仁文启发着。

“哦，动机。”他好像懂了，“没什么动机，杀红了眼。打完仗下来，看到狗，我都要踢一脚，踢得它汪汪的。我平日里杀只鸡都下不了手，你大知道我。”

“这是一个细节。”鲍仁文往本子上写了几个字。

“大文子，你赔了这么多工夫，还搭上烟卷，是要干啥哩？”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要写小说。”鲍仁文回答他。

“小说？”

“就是写书。”

“是民政局让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公社要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给谁写的呢？”

问到了文学的目的，鲍仁文作难了。这是历代多少大文豪争辩不清的问题，他小小的鲍仁文作何回答。他只草草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自己想写呢！”

“写成书能得钱吗？”老革命锲而不舍地问道。

“没得钱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了，稿费取消了。”鲍仁文耐着性子解释道。

“那你图啥？”又回到了“文学的目的”的问题上。

鲍仁文不再回答，只是微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忧郁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我大爷，你老再说说涟水战役可管？”

鲍彦荣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摸出烟袋。

“你老吸这个。”鲍仁文递上烟卷。

“我还是吸这个过瘾。”鲍彦荣执意不接受烟卷，他忽然觉着自己在小辈

面前做得有点不体面。

鲍仁文只得自己点了一支吸起来。

烟雾缭绕着一盏油灯，一点火光跳跃着，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鬼似的乱扭着。

影子在霉湿的墙上扭着，忽而缩小，忽而扩张起来，包围住整间屋子。人坐在影子底下，渺小得很。

“我要写一本书。”他心想。他在县中念了二年，晓得苏联有个高尔基，没上过一天学堂，结果成了大作家；他有一本《创业史》，听说那作家是在乡里的；他有一本《林海雪原》，听说那作家是个行伍出身，不识几个字的……古今中外，无穷的事实证明，作家是任何人都能做得的，只要勤奋。“勤奋出天才”，他写在自家床头。

他没日没夜地写着，写在中学里没用完的练习本上，写了有几厚本了。他大他娘要给他说明媳妇，他也拒绝了。先著书，后成家，这也是他的座右铭，记在了心里。

人家叫他“文疯子”，这里有着几重的意思。一是他的名字叫仁文；二是他这个疯子是文的，而不像鲍秉德家里的，是武的，耍起疯来几个男人也弄不了她；三是这“文疯子”的“文”里还有着一层“文章”的意思。

面对大家善意的讥讽，他不动声色，心里想着他记在本子上的又一句话：“鹰有时飞得比鸡低，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。”

四

牛棚里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，唱花鼓戏：

关老爷门口字两行，

古人又留下劝人方。

这一字出马一杆枪，

二字上横短来下横长。

三字立起来像川字，

四字好比四堵墙

.....

老革命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听得出神。

鲍彦山家老大建设子替他喂牛，铡齐的麦穰子填进槽，刷啦啦地响。

鲍秉义打小跟一个戏班子唱戏，卖过嘴，叫族里人瞧不起。老了，回来了。孤身一人去，孤身一人回。问他在外成过家吗？他微微一摇头。有多事的人，给他说过几回寡妇，他还是微微一摇头。

后来，传出一个怪话，说他在戏班子里，和那挂头牌的女角儿相好了，那女戏子又把他甩了。还有个怪话，说他对东头鲍彦川家里的有点意思。鲍彦川死了有四年了，他家里的拖了四个孩子，再嫁也是难。只不过，都是一族里的，论起辈分来，鲍彦川家里的该叫鲍秉义叔，是想也不敢想的。

如今，他单身一人，就让他喂牛，住在牛棚，他有落脚处了，牛也有照应了。

虽瞧不起他干的那行当，可大人小孩都爱听他唱，都叫他作唱古的。一段曲儿能唱遍上下五千年的英雄豪杰：

一字出马一杆枪，
韩信领兵去见霸王。
霸王逼在乌江死，
韩信死在厉未央。

写个二字两条龙，
王母娘娘显神通。
花果高山摆下阵，
水帘洞里捉妖精。
写一个三字三条街，
陈世美求官未回来。
家里撒下他的妻，